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带孙到宁塘

朱维安

上月10日,梅雨季的中后期,时雨时晴,天气有点闷,也有点热,但不算闷热得让人难受,只是黏黏的,空气中似乎都是发稠的水分。

我对朱古力说,爷爷带你到宁塘,去吗?他说宁塘在哪?在乡下。好啊,正好老师要我们写老家的作文,那就去看看吧。

孙子十岁,在上海读三年级,五岁前都在永康度过,内心里认同永康是老家。他突然问,乡下很落后吧?我说你又没去过乡下,知道什么是落后、什么是不落后呀?落后就是房子很破,地上很脏,人很土。我说,你漫画书看多了吧?你去看过了就知道了。

车到宁塘村,在华釜亭前停下。进得亭中,水质绿绿的宁塘和周边的屋宇成环状展开,房子高低错落,白墙黑瓦,大多是新造的。孙子惊讶地说,乡下不落后呀!我顺势告诉他,我们永康农村很富裕的,乡下人很有钱,他们很能挣钱,一年的收入比我们还多。你看,房子都造得这么好。

说实话,宁塘的面貌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与它毗邻的坑口村是我外婆家,虽然外公外婆那一代起就搬到县城居住了,但故土为根的理念,让我始终认为坑口才是老家。多年前也随娘舅回过坑口几次,那时,留下的印象确实有点破旧。现在,看到

宁塘新房矗立,巷道清洁,已全然不是旧时模样。

宁塘是个有故事的地方。面对秀丽的华釜山,一条潜溪蜿蜒流过,元末明初,朱世远、刘伯温、章溢三大贤者的交往是村里人最引以为荣的传说。彼时,官道通过村里,南来北往的商人士宦都要在此流连住宿,甚是繁华热闹,村民谈起都是一脸兴奋。谁家开过歇客店,谁家开过茶馆店,谁家打过铁,谁家烤过饼,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可惜,时过境迁,风光不再。但村里依然保持着贯穿的驿道,甚至还有一块石板。据说这块石板是那时候的遗物,也是唯一留下来的古迹。

这些故事是宁塘村的传家之宝,也是宁塘村不灭的灵魂,在村里的文化长廊上记载得详详细细,明明白白。只是,对朱古力来说,就太难理解了。现在的童年和我们那时的童年已截然不同,现在的儿童被手机、电脑、ipad、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绑架,随时更新的游戏、抖音、童话剧已充满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口耳相传的讲故事模式,对他们来说已太老旧,太out了,根本引不起兴致。他们生来未经苦难,讲过去的贫穷困苦是全无概念的。他们所见的是出行汽车,居住高楼,环境整洁,物质丰富,连上课都可以通过网络隔空交

流。生于新时代,长于现代化的他们,怎会去为古人惊叹呢!

童年已不再是那个童年,可童年终究还是童年,要学习、要成长、要接受大人的教诲,这是亘古不变的。尽管科技的进步使教育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对人生观、价值观的灌输依然是必需的。虽然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各有千秋,不尽相同,但我相信让孩子从小多接触农村,是大有好处的。农村是中华文化的根,也是乡愁的发源地,了解农村,就能了解中国的基因。

黄口小儿,懵懂无知,不知道真实的农村应该是怎样的,但在他的记忆里会留下农村的印象。朱古力现在已认为永康农村并不落后,也没有想象中的脏乱差,这无形中缩短了他作为上海人与农村的距离。有些小时候的记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朱古力惊讶宁塘并不落后,就会记住永康农村的富足。他认永康是他的老家,我还想让他知道坑口是他老家中的老家。这次宁塘之行有些匆匆,但他起码已经知道,永康有个叫宁塘的地方。

我说,沿着宁塘这条古驿道走过去就是坑口了,是你外太太婆的老家。他听都不听。一代亲,二代代表,三代全不晓。外太太婆对他不过是一颗遥远的星星,并无感觉。

宁塘,安顿心灵的地方

□杨铁金

几次到华釜山,都从金川大道上去,只知有坑口,不知有宁塘。今日,从胡公故里胡库出发,驱车七弯八拐,终于见到了宁塘的塘。

从路边的华釜亭往下看,它就像一面残缺的八菱镜,为岁月所蚀,边上布满归归出出的铜绿。雨水铺在镜面的褶皱里,映着灰白的天空、青翠的山峦、行人的影子。它们在斜风里扭曲着、摇晃着、翻卷着,一帧帧地将岁月拉长了。

眼的尽处,是一条横路,切割了一座灰瓦红墙的建筑和它的倒影,那是村里的本保殿,门紧闭着。

曾经有一匹出逃的马,腿上受了伤,气喘吁吁地撞进那道门。追赶的人循着血迹而来,将它堵在里面,以为擒它十拿九稳。

无处可遁的马渐渐平复了呼吸,告别烦躁不安,化为一座雕塑。众人推不动它,拉不走它,只好悻悻离去。

马在这里获得了永恒的安宁。它只是一匹红色的马,不是赤兔,没在吕布与关公之间转手。它是一匹背负着悲悯、怜爱和宽慰之心的胭脂马。宁塘人善待它、敬奉它,把这座建筑叫作胭脂马殿。

这条横路,刘基来过多次。当他第一次在山峻木秀的华釜山脚下,看见朱世远时,认为这个儒雅的读书人就是自己寻觅已久的真龙天子。跟朱世远一交谈,更觉其气度不凡。两人携手走进夕阳下的青晖楼里,话越说越多,不觉天黑,共被同眠。待朱世远睡定,刘伯温悄悄摸了摸朱世

远的手足之相,当摸到朱的小脚趾分丫盲甲时,他一声长叹:有龙无甲,可惜了。

除了刘基,宋濂、章溢也是朱世远的深交,他们四人经常在华釜山顶指点天下之事。朝廷有所听闻,怕生变故,就派兵来剿。先锋官骑马到了华釜山道上,坚硬的岩石忽然变软,吞没马蹄,马慌忙收回一只前蹄。松涛呜咽,先锋官惊恐万分,调转马头夹腿就跑。官兵不敢再来。

三个马脚印,清晰地留在华釜山幽静的石道上。

朱世远乐善好施,淡泊功名,曾辅佐朱元璋打天下,后退隐家乡,在华釜山下耕读传家。刘基为他的父亲写过《留耕墓志铭》,章溢为他留下了《潜溪公传》。

潜溪,是华釜山下的一条小溪,也是朱世远的号。如今的潜溪古里,就是当年朱世远的青晖楼。

潜溪之水绵绵不断。溪之北,有水塘三口,安安静静地卧着,碧玉般的温润、养目、安神。取安宁之意,村庄唤作宁塘。

华釜山,因历史名人增添重彩华章,宁塘,因赫灵的胡公幸运千年。

华釜山与方岩山,遥相呼应,其间距离,不多不少,恰好十里。这里是永康最厚重的文化沉积带,这里形成了永康最闹猛的五金产业圈。

登临华釜,抬眼北望,方岩圣山,丹霞绝壁,云雾缭绕,亦真亦幻。

宁塘隔壁,胡公故里。关于胡公的种种奇闻轶事,如同家长里短,弥

散在乡间的空气里。

宁塘老街,便是千年朝圣的一段路。

今天,我走在宁塘曲曲折折的老街之上,看到了老木业作坊,听到了打铁铺里的铁锤丁丁。我穿过饮茶室,望见那一口古井。我抚摸着老酒店门前的拴马石,上面留有一道道被绳索勒出的旧痕。我站在写着“分地居”的屋前,思考着这三个字的含义。

那些前往方岩朝拜的步行侠、车马客们,远道而来,风尘仆仆,选择在宁塘过夜,仅仅是因为村庄的名字吗?

宁塘之夜,他们一定会仰望满天星辉,透视苍穹。对着黑魑魑的华釜山,他们一定想着自己的生活,想着子孙后代,想着胡公殿里的许愿还愿。

信仰与世俗,离得很远,也挨得很近。

香客们来到宁塘,在这里洗一洗,歇一歇,洗去脚上的血泡,洗去一路风尘,洗去各种杂念。倾听窗外的蟋蟀声,带着倦意睡去。有梦没梦,明早清清爽爽地醒来,有了十足的精气神。

今晚,且将心放下!

在宁塘,安顿好自己的灵魂。

有人为了赶抢头炷香,天没亮就动身,打着灯笼上北往之路。坐着女眷与小孩的手推独轮车,吱吱吱作响,与脚步声一起,惊动了鼓噪的青蛙与道边的露水。

到方岩去!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父亲的草帽
(外三首)

杜剑

蝉鸣落在贝多芬《月光》
奏鸣曲的E和弦上
鸟鸣落在莫扎特钢琴
奏鸣曲的G大调上
蛙鸣落在舒伯特奏鸣曲
第一乐章的C小调上
蟋蟀的叫声落在胡德夫
《芬芳的山谷》上
还有一些未知的虫鸣落在马条,
赵雷,宋冬野,莫西子诗
某首民谣的木吉它上
有一朵木槿花的声音
轻轻落在父亲的草帽上

父亲的身份

父亲有过很多身份:大学老师 铸造工
钳工 车工 机修工 焊工 业务员 车间主任
国企负责人 私企高管 私营企业主
高级工程师 全国硅酸盐协会会员

父亲得过很多荣誉:优秀教师 业务标兵
优秀企业家 先进生产工作者 技改带头人
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

父亲在干部履历表 有何特长 一栏还填过:
会画画 会拉京胡 会制作相册 会木工
会泥水 会油漆 会修家电 会修手表
会补皮鞋 会补轮胎 会补雨伞
父亲已变回一个农民
他从不关心自己的疼痛
只关心土地的疼痛

清明

每年清明,我们备好酒菜去看望
那些与树木荒草居住在一起的亲人

有一次父亲指着一个山坡说
这里风景很好
我知道父亲的心思

后来我每次路过这个山坡
都陷入沉默,甚至不再看它一眼
只有春风依旧
吹了一遍又一遍,草木是更繁盛了

异乡访故人

回到阔别三十年的建材厂员工宿舍
我不忍心问退休职工周梅英
哪些人还健在
周梅英也不忍心告诉我
哪些人已不在人世
回家后我不忍心告诉父母
只有周梅英一人还健在
父母也不忍心问我哪些人已不在人世
仿佛生命是可轻可重可有可无的东西